

且说面食

陈力

陕南湿润,物阜岁丰。老家在平利西河,当地多水田,自小吃米饭长大,如果一整天不吃一顿米饭,即使吃得再多,也始终觉得胃里空落落的,整个身体也像少了坚实的支撑而软弱无力。

坡地上,也零星种着麦子,土质一般比较差,麦子不容易种好,产量比较低,磨出来的面粉也显得比大米更金贵。即使这样,我自小最怕吃两种面食,一样是馒头,上小学的时候,从周一到周五几乎天天带馒头作为干粮,吃到最后看了就怕。还有一样是挂面,觉得面臊子做得再好,也不容易入味儿,没有手工面好吃。

这一碗、那一饭,有滋有味,有板有眼。在当地来说,不少面食是作为日常饭食的调剂,最常见的是火烧馍。做面食的是柴火,将做成的饼状馍,放在锅里两面稍微一煎,然后放进柴火下面滚烫的热灰里进行烘烤。在等馍变熟的同时,把整个青辣椒放在火上一烤,擦干净后放进鸡窝里,加上花椒、蒜瓣和少许盐,用石杵捣碎后倒进碗里滴上几滴油,“烧辣子”这道简单的菜便大功告成了。估摸着馍烤熟后,便从灰里掏出来,两面儿一拍打后切成几块儿装在盘子里。拿上一块从中撕开夹上“烧辣子”,就着汤或者稀饭吃,美味儿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父亲在镇上工作,屋里屋外的活儿基本上是母亲一个人操持。天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地里忙碌,像个陀螺基本上没有停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母亲把家里的活儿忙得差不多了,才能抽出时间调制各种各样的馅儿,给家人包饺子或者饺子吃。于是,我就特别喜欢下雨天,因为有可口的面食可以吃。有一年腊月杀了年猪,母亲用炼油后的油渣子做油饼,我一顿吃了三大个,撑得第二天都吃不下饭。冬天得了伤寒感冒,母亲会给我做手擀面,用酸辣椒炒臊子,吃完一大碗后,让我躺下并给我盖厚被子,称之为“发汗”,一身大汗淋漓后,感冒过不了多久就会好了。

在西农上学的时候,四年时间吃了不少的面食,还闹了两个笑话。第一次吃蘸水面时,服务员问:“你吃几根呢?”我以为和手擀面差不多,随口答道:“来个七八十根吧!”吓得服务员一愣,忙说道:“一根就有一两,一般的客人三四根就够了。”还有头次吃一口香臊子面时,服务员问吃几碗的时候,我说我就一个人来一碗,服务员说一般最少吃十碗,我半信半疑地让上了十碗。面上来了一看,碗只有小碟子大小,一碗一口就解决了。

关中人对面食有着特殊的情愫,张宗涛老师的散文集《一枝青莲》中,有不少关于面食的描写,尤其是《关中人的吃相》一文,写得煞是有趣。“大关中人吃面,一招一式都不马虎的,很讲究一板一眼,既霸气十足,又精细无比。概括起来,叫‘七个一工程’,即:一拌、一吸、一咽、一涮、一割、一压。”仅此一段,就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面食地道,才有如此豪爽的吃相。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很难找到很正宗的面食。直到一次在县城东一路,进店要了一碗油泼面,吃完大呼“正宗!”“细问一问,方知开店的本地人,从此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平利人“自创”,在牛肉拉面里放点酸菜,再浇点油泼辣子,也有独特的风味儿。

写到这里时,离晚饭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打电话给母亲说:“妈,我好回家吃饭了,想吃您做的臊子面片了。”母亲说:“正巧和了一点面,还买的有四季豆和高山洋芋,给你擦上一大碗哩。”

点出发,下午三点多,栽植好“199”号界桩后,富安让我在此次歇息,他带着工人去栽植“200”号界桩。我又累又热,躺在冠大荫浓的华山松下,很快睡着了。醒来时,太阳已西斜,一丝丝凉风吹来,汗湿的内衣冰凉冰凉。我爬到高处,双手合在嘴上呈喇叭形,放开嗓子呼喊,可只有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我爬上更高的山峰,猛烈的山风啸叫着,如响箭似狮吼,我的呼喊声根本发不出去。这时,山下丛林里传来枯枝的断裂声,似有大型野兽活动。我祈祷着,千万不要遇见黑熊。时钟指向晚上九点,他们终于出现了。风停了,深邃的高天里,星星眨巴着眼睛。茂密的森林里,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歇息,双腿打颤又没劲站起来,便坐在地上往下爬。那天,十一点我们才下山,裤子磨破了,手上到处是荆棘的抓痕。

目的地是吆马场,自尖铲槽顶部向右拐约两公里便是。这条岔子路,顺着峭壁上凸起的岩石上下起伏,断崖处用水榫连接,我们攀着树枝小心前行,虽然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走起来却没那么费力,就当休息了。记不清多少次我们不情愿停,慌忙中抓住荆棘自救;大雪封山的日子,我们四脚八叉匍匐前行……

每条沟、每匹山梁,都有我们不同的故事,正如每条沟在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一样。美丽的流苏树挂满花蕾,即将开启一场盛大的洁白的花事。枯黄的杂草中,金黄的款冬花分外耀眼,它是菊科植物的先锋,率先送来了第一缕菊花香。

巡护归来,回到久违的老家,一草一木都那么亲切,打开老旧的电视,脑子里却满是明天的巡护计划。领导来了电话,我才从恍惚中醒来,原来我只是因故暂回家乡。

遇见小黑

陈永笛



客观地说,我不喜欢养猫呀狗呀一类的小动物,这并不是没有爱心,恰恰相反,我是觉得养了宠物而不能给它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玩耍和生活环境,不能让它们按时吃饭定期洗澡,这实在是最大的不爱,与其让人说虐待小动物,莫若就不要开始。据我观察,养小动物的人家,必然的,生活很有规律,家里有一人常住。我曾见过一个人,满口的喜欢小动物,却是三天两头出差,当我问他出门之后,小动物怎么办时,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因为他说,他养的是一只巴西龟。

如果真要养一只小动物的话,那我的选择是,小狗,还必须是小黑狗。

我总觉得,黑狗才是狗,其它颜色的狗就不是狗。这黑狗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小了难有狗性,大了,则让人想起“生化狗”,实在不爽。

要我说见过的狗也不少,但纯黑的狗,还真不多。纯黑狗的狗毛像绸缎,耳朵不能往下,要往上,要给人一种时刻倾听世界声音的感觉。尾巴不能见人就摇,一幅媚态顿生巴结人的没骨气感。狗步也不能太重,无聊时必须拿拿耗子,这样的狗才叫狗。整天被人抱着,穿着衣服,喝奶喝饮料,或者主人睡觉它也睡觉,这样的狗,就不是狗。

还别说,我真就遇见过这么一只狗。不大不小,黑色的,身轻如燕,喜管闲事的狗,一只野狗。那时在一个乡政府上班,乡政府处于一个村子的南边。出了政府院子步行两分钟就是连绵的庄稼地,那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到位,农业转型发展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谷雨前后,点瓜种豆。小麦、玉米是主要作物,几亩苹果几亩葡萄,几架大棚纯粹是异类。吸引人的不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换得政府一些补贴。它们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声明,政府在倡导调整结构呢,你看,这不已经有人试过了吗。

单位门房老孙头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年龄已经过了七十岁,却有着中年人的身体,青年人的思维。有天下午大伙围在院中那棵巨大的雪松旁聊天,他给大家解释动物为什么叫动物,植物为什么叫植物。他说,一直不停动着来动去的,就叫动物。直

直直直在那儿不动弹的,就叫植物。老孙头不抽烟,不喝酒,爱看报纸。他平时在政府门口的房子里安静地待着。送报纸时就到各个房间转一圈,遇到房子有人把报纸往桌上一放离开。若没其他人,就坐下来聊会儿话。他喜欢和我聊天,他说,你以后能当领导,我发现你每天都看报纸还剪报纸呢,你剪《人民日报》十版“声音”的那些文章我也看,人家讲的就是好。你看咱单位那些人就不看报纸么,我昨天送去啥样子,今天看还是啥样子。连报纸都不看还想当领导,我就不信,就是当上了也不是啥好领导。老孙头看问题的角度有着明显的自己烙印,不一定对,但一定有趣。

他每天乐此不疲地干着工作,看得出来他热爱爱门房这个岗位。大家都说老孙头工作很认真,不足之处就是白天太松。晚上他很谨慎门户,大门早关上,不认识的人坚决不让进。为此,还和一位晚上到乡上找人的发生了摩擦。当然事后证明老孙头做得很对,那人是一个抽大烟的,那天晚上是借找人之机行偷窃之实。白天,老孙头对进进出出乡政府院子的人几乎是不管不问。对此,他有着自己的认知基础。他对我说,乡政府么,哪个老百姓来办事都是正常的,又不是旧社会,还要人击鼓哩。他愤愤不平地说,为啥有些单位门口要立个保安不让人进,是不是单位领导带着人在里边干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不让人进去。我说,没有这么极端呀,可能是为了安全吧。他更来劲了,说,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你要服务的好,咋可能会不安全。如果服务的不好,就更该意见群众了解下真实情况才好呀。我说,上级政府不都有个信访接待部门就是专门负责这事的人。他听了,说,这就对了嘛。

对人的进出都宽松,对流浪狗小野猫之类的小动物,他就更不在乎了。这也为一只小野狗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印象中作为野狗,一般来说,皮毛不美,姿态不雅,叫声不正,可这只野狗却完全颠覆了人们的想象。纯黑的毛,轻快又坚定的步伐,中气十足的叫声,让我常有一种这只狗是隔壁爱狗人士的专宠。然而,它真的只是一只野狗。

它像平地生雷般出现在了乡政府,在东西两处院子时急时缓地跑上跑下,转来转去。中午大家在灶房门口吃饭时,它就呆在不远处悄悄地看着我们,狗脸平静,毫不羞涩,这也符合一只流浪狗的特性,见多识广,宠辱不惊。

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来,也没人说得清它要去哪儿,或者说,根本没有人关心这些。最可笑的是,单位值班有早上锻炼者,只要一出门,小黑狗就跟上,绕前绕后,陪着去陪着回来。它才不管晨跑的人是谁,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动活动筋骨狗骨,陪着跑一圈。

乡政府院子西边高,东边低,落差有二米。东边是办公区,西边是生活区。它常在西边活动。这小黑狗也真是聪明,毕竟办公区的气氛和它并不对症。而西边有常住户,哪天有人吃了排骨吃了鸡,它也能打打牙祭,改善改善生活。遇有村人庆吊,它自小狗腿撒欢,一路嗅着来到村内,兴奋地穿梭于院内棚下,待下午回得乡上,自然落了个狗肚儿滚圆。

单位人都叫它小黑,有时它挺配合。有人叫小黑,它摇着尾巴就来了。还是同一人,还是叫小黑,它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独自思考着自己的狗生。那人生气了就作势要打它,它这才斜着狗眼把那人看低,轻蔑地走着不屑的步伐离去。这人便生气而尴尬地说,果然是条狗,越叫越远了。

有阵子,小黑到晚上总会发出奇怪的声音。老孙头说,这不是好事,得赶走。可小黑显然已经习惯了单位的生活。想赶走,并非易事。老孙头分别采用了言语威胁,棍棒恐吓,美食引诱,甚至,他剑走偏锋用邻居家的一只异性狗来勾引小黑。半个月之后,他决定放弃了。小黑犹如石佛一般,所有的办法都没能达到赶走的目的。甚至小黑还将计就计,让那只异性狗怀了孕,这也让老孙头大骂小黑是流氓。而老孙头忙忙碌碌的这阵子也成为大家在一个时期内取笑他的绝佳素材。

小黑仍然没事一般优哉游哉享受着自已的狗生,在东西院子间及村中狗不停蹄的穿行,毫无鸡占鹊巢的负罪感和一只胆小狗该有的局促不安。

那年夏天特别热,连续的高温天,田里

刻在我的心里。这是一条平利至镇坪的骡马古道,也是大宁河翻越鸡心岭一路向北,经镇坪至平利八仙至安康的古盐道,劳累的骡马运输队伍,在这里歇息、喂马、驻足这里,仿佛能听见骡马嘶叫的喧闹。如今,“198”号界桩安静地屹立在这里,守卫着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那条骡马古道也成了我们的巡护步道。

“上来了,稀客呀!”正在种洋芋的老乡,笑嘻嘻地和我们打招呼,打破了我一路的思绪。他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转过身对给他帮忙的老张说,“有事你忙

去吧!”老张是我们在社区聘请的生态护林员,社区群众宁可放弃农事,也不愿意耽误我们的工作。看着群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的心里满是感动。

山路尽处,林木森森,山势也随之陡峭,我们弃车步行。几个月没爬山了,没走几步膝关节就僵持起来,像是没有润滑油的轴承。我怕影响大家的进程,拼命地坚持着,像以前一样,力争爬到尖铲槽底部再歇息。

乱石间欢快奔流的溪水,在一棵高大的柞树下放慢脚步,青山绿树倒映在一汪清澈见底的潭水里,我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慢慢平复着急速跳动的心率。右岸那株婆婆的红豆杉,在箭竹林里伸出头来,舒展着嫩绿的新叶,这是我们确定的监测物种,统计好观测数据、定位,我们继续前行。

前面的尖铲槽,像一把巨铲斜靠在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山脊,因坡度极大,零星分布着小灌木和杂草,视野通透,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耀在铲子上。这个陡峭的尖铲槽,是一段艰难的巡护路,也是野生动物下山饮水的通道,更是过去猎人狩猎的要塞。我们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呵护着这条生命线。一路上,我更是满怀期待,相信奇迹一定会在这里出现。“快看!”眼尖的老勇扑了过去。一堆堆小指头大的动物粪便,在阳光下冒着热气。我只知道这是偶蹄类动物的粪便,却未见过这么大的颗粒,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所有的记忆,忽然想起了脑



万柿如意 徐徐作



无用之美 这样一个普通的茶杯此刻,我是多么专注于它的洁白无瑕呀尽管它是那么的廉价尽管它里面的茶水已经早早地被我喝光像个摆设一样端坐在我的面前的桌子上而此刻于我,却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它把盖子捂得严严实实它缄默不语、守身如玉的样子,仿佛只有它和我坐在会议室里忘记了干渴,忘记了早已不知去向的添茶人忘记了耳边响起的一阵又一阵的喇叭声